

顧誦芬

沈

津

高橋智

輯

顧廷龍

書題跋

上海古籍出版社

芬 沈 津 高橋智 輯

顧廷龍
書題詩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廷龍書題留影 / 顧誦芬、沈津、高橋智輯.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10
ISBN 7-5325-3915-6

I. 顧... II. ①顧... ②沈... ③高... III. 漢字—書法—
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J29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755 號

責任編輯 姜俊俊 周小虹
裝幀設計 何 暘

本書出版得到上海圖書館資助

顧廷龍書題留影

顧誦芬 沈津 高橋智 輯

出版發行：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址：瑞金二路 272 號 電話：64370011 郵編：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發行經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制版：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 × 1194 1/16 印張 9 印數 1—1,500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ISBN 7-5325-3915-6/J·229 定價：150.00 元

序一

沈 津

每一本正式出版物都有封面，而封面上也必定印有書名，書名又有印刷體、手寫體之別。印刷體多為仿宋，手寫體則較多樣，楷書、隸書、行書、篆書皆有。也有一些作者自己題寫書名，但也有不少作者喜歡請著名學者或書法名家題籤。封面題籤各種各樣，如若以儒雅的書法配上多姿多彩的裝幀，那也算是錦上添花，別具一格的了。

我以為，許多文史研究者的書齋裏大約都有顧廷龍先生題籤的圖書。顧先生的書法，素為海內外所推崇，且又高懷下士，平易近人，故求書者絡繹不絕。幾十年來，他為各地的許多名勝古迹、碑林、故居、寺廟寫了不少對聯、匾額、題詞，又為友朋及仰慕者書寫了難以數計的作品題籤。這些作品若要收集，當亦不易，1996年出版的《顧廷龍先生書法選集》，祇是冰山一角而已。而先生為各種文史圖書題籤甚多，這些書籤，大約在七百之譜，是經數十年之累積，方才成此大觀之景。我想在這一點上，除啓功先生外，或許沒有其他學者或書法家能望其項背，如果說當代題寫書籤最多者應推先生，那是無可置疑的。

在存世的古籍中，最早的書籤始於何時、何書，我沒有去詳加考證，或許也難以得知。不過，清代刻本中頗多請名人書寫的封面，或於扉葉上并識年月、室名於左右。先生所題書籤多為文史類圖書，大致分為叢書（集成）、工具書（詞典、字典、辭典、索引）、文集、論文集、文史著作、傳記、目錄學、歷史、方志、古籍整理、藝術、考古等。大部頭者有《續修四庫全書》、《古本小說集成》、《清代硃卷集成》等，放在書架上，那一排排，氣勢頗為壯觀。

先生曾任上海圖書館館長，又是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所以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首都圖書館善本書目》、《江西省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自莊嚴龕善本書目》、《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等十餘種都出自其手筆。其所題工具書較多，屬辭典一類的，如《中國地名詞典》、《中國學術名著大詞典》、《中華民國史辭典》、《中國官制大辭典》、《異體字字典》、《中國歷代職官辭典》、《中華古文獻大辭典》、《中國工具書大辭典》、《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等。參考書如《中國歷代名人圖鑑》、《中國歷史地圖集》、《全唐文篇目分類索引》、《中國藏書通史》、《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若在一些較具規模的省市一級的圖書館或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參考閱覽室裏，祇要稍加瀏覽，即可發現有不少書的題籤是先生所為。

從1973年2月到1975年底，毛澤東所閱讀的大字校點注釋本有《晉書》四傳（《謝安傳》、《謝玄傳》、《桓伊傳》、《劉牢之傳》）等四十餘種書，書籤幾乎都為有關部門請先生所題。1973年8月，先生去瀋陽探親，無人題籤，當時有關人員急忙找上海中國畫院的書法家臨時題就。有意思的是1997年1月15日，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和夫人視察上海圖書館時，曾對陪同在旁的上圖負責人說：毛澤東晚年看古籍時要看大字本，毛澤東看的古籍注釋本中，有一些是由顧廷龍題寫封面的，但有一次，他指着一本注釋本的封面說，這個字不是顧廷龍寫的。這說明毛澤東對“顧體”十分熟悉和欣賞。

顧先生無論是寫大幅的中堂，或是懸挂的匾額，抑或是寥寥數字的書籤，每樣都是認真對待，因為先生認為，字是寫給人家看的，如果人們能從書法藝術中得到一種造型之美，能予人美的愉悅，那也就是他的樂趣。不少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擁有先生的題籤并以此為榮，他們千方百計找關係，托人請先生題署。就是有些出版社的編輯，也都喜歡他的題籤。八十年代，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一些有志學生組織了“學海社”的小社團，社長即是當年未曾出道的徐雁。而“學海社”仰慕先生的大名，就由徐雁具函懇請先生為他們的刊物和《續補藏書紀事詩四種》（油印本）題籤，甚至聘先生為顧問。對於這些不見經傳的後起學子，他熱情地答應了他們的請求。至於那些“大名頭”學者著作，先生題的也不少。我曾見到一封編輯致先生的信，說是旅居美國的著名文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指定他的《胡適口述自傳》非顧題莫屬。而美國的另一學者王伊同教授在臺北出版的《王伊同論文集》，寧願撤去別人的題籤，也要改成先生的大筆。而1982年時，鄭培凱也自美國致函筆者，讓我請先生為他的第一本詩集《程步奎詩鈔》題籤，而鄭教授的另一本《新英格蘭詩草》也是先生揮毫的。

先生是我的老師，我曾在先生身邊工作達三十年之久，他曾經教我如何挑選他所題寫的書籤，即左右看是否整齊、字之大小是否勻稱、間隔距離都要注意。有時都不滿意，就采用裁剪來拼湊。我們二人的辦公桌有十多年是面對面放置的。那時，先生每題一籤總是寫好幾張，然後交給我，讓我選一張，我選中的就在右上角用鉛筆畫一個小圈，再還給他，請他酌定。有時，他不來館，就囑人或司機將題籤送來交我。去年11月，我在先生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繼續尋找補充寫作《顧廷龍年譜》的資料時，又見到當年不少寫後而不滿意的書籤，並看到了許多作者及出版社編輯求題書籤的信。

先生每次收到作者或出版社寄贈的由自己題籤的出版物時，都是十分高興的。據我的了解和不完全的統計，先生有據可查的最早的題籤是1936年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的《史記》（顧頡剛、徐文珊標點）以及北平禹貢學會出版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題籤。四十年代，先生主編的《合衆圖書館叢書》十五種中就有十三種為先生所題。經先生題籤并出版最多的是1994年，竟達39種。1990年和1991年，各有30種之多。1993年為27種，1997年為31種，先生去世的那一年也有24種。出版社竟涉及了一百二十餘家，“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先生題的最多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出版物。筆者的幾本書中有四本是先生題籤的，分別是《書城挹翠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辭書出版社）、《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先生生前最後為友人題寫的書籤是《陳獨秀文集》、《張政烺文集》，那是在1998年6月中旬，老人在書寫時，開始覺得手不太聽使喚，寫了好幾遍才寫定。而6月21日他就住入醫院，也即離老人去世之前的62天。先生身後，又出版了他所題籤的文史圖書60餘種，但先生已不及見到了，包括2000年10月面世的《藏書家》第一輯，以及那2003年千呼萬喚才遲遲出版的《胡適全集》。

中國的書法藝術，幾千年來，人才輩出，重要的書法作品歷久不衰。先生的書法在三十年代即小有名氣，四十年代初，求書者日衆，以至于葉恭綽曾出面親為先生訂定“潤例”。先生曾在1963年作為中國第一批訪日書法代表團的成員去日本作書藝交流，除了團長陶白外，還有潘天壽、王个簣，潘、王都是著名書畫家，而先生則是唯一以“書法家”參與的成員。然而，先生并不以“書法家”自居，他贊同宋人程明道的話“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有道是：人到無欲品自高。我又以為先生是心底無私壽南山。

綜覽先生所題書籤，楷書為多，也有唐人寫經體，如《炳燭齋雜著》。偶也作隸書，如《杭州葉氏卷盒藏書目錄》、篆書如《簡明錢幣辭典》等。歷來是書家皆文人，我以為，對於書家來說，有一分學問，便有一分雅氣，一支筆落在紙上，便優劣自見。且一字有一字之形，點劃雖相類，結構却迥異，而字體結構造型豐富多樣，可使形式美寓變化於整齊和對稱中。先生所題書籤沒有金石氣，更沒有劍拔弩張之感，他的字是屬於溫潤靜穆、平和自然、婉麗清逸一類，可以給人以一種玩味無窮、流連忘返、細嚼不盡的意味。實際上，先生的書法是他三十年代研讀文字學堅實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自己端莊敦樸的

“顧體”面目。老人九十歲以後的書籤仍是極為平整，絕無老態或抖狀。即使“九三叟”、“九四叟”、“九五叟”所署的，也仍如往昔一般平淡秀逸、沉着簡靜，這是老人數十年之功底所致，而非一般習字者所能達到的境界。記得沈尹默先生曾說過：“世人公認中國書法是最高的藝術，就是因為它能顯示出驚人的奇迹，無色而有畫圖的燦爛，無聲而有音樂的和諧，使欣賞者心曠神怡。”喜歡收集先生題籤的，我知道還有一位林公武，他是福州市書畫院的主持人。幾年前，我在上海書店門市部見到他。林先生告訴我，他收藏了不少顧先生題籤的書，還說他是收集最多者。

先生是95歲時御鶴西去的。我知道老人生前念念不忘的是很想再做幾件事，一是完成《吳大澂年譜》的修訂本，因為幾十年來，他又收集了不少新材料；二是他想把四十年代即已收集的《元詩選》中的詩家小傳編印出版，雖然材料已經集中，但尚需整理；三是完成《嚴久能年譜》，但還需定稿；四是這本《書題留影》，這也是先生的宿願。前三件事，雖有遺憾，但我相信，終有一天會全部印出來。而編輯《書題留影》，集錄一生所題書籤，先生早在1992年歲末就有這個想法了。他在致他的日本學生高橋智的信上說：“我題書籤甚多，頗想印之，但編排不易，吾弟願為設法編印，極感極感！明年臺駕來華，當將照片奉教。現在收到照片約二百張，名稱暫題‘書題留影’。”1994年5月，先生又在致高橋智的信上說：“我自‘文革’後，親友勸我多留點墨迹，自覺所題書籤最多，兩年前友人為我照了相片，約有兩百餘幅，但近兩年中又寫了不少，還沒有蒐集。”自從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後，也很注意收集先生近年來的文章和題籤，十年來，約得題籤三百數十種。

2003年11月，我為繼續收集寫作《顧廷龍年譜》的材料而飛往上海，誦芬院士和高橋也在百忙之中，如約分別從北京、東京專程抵滬相聚。這之前，我們在越洋電話中，已經談到準備編一本顧先生的《書題留影》，以了老人家之宿願。所以，誦芬將顧先生在世時所拍攝的部分題籤照片，高橋也將他自藏及所收集到的一百餘種題籤也攝成照片，全部交给了我。

顧先生去世後，誦芬曾遵照先生的遺願，將部分滬上藏書移贈母校——蘇州第一中學圖書館。但是在先生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的書架上，存書仍有不少，我稍加瀏覽，即發現其中有部分可補我們三家所佚。在徵得誦芬、高橋同意後，我們三人將挑選出的一百三十餘種分別將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錄出，又承上海圖書館之協助，代為拍攝先生書題的封面。

兩天後，誦芬和我即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王興康社長會商《顧廷龍年譜》及《顧廷龍書題留影》出版事。王社長認為，在“上古”成立後的二十餘年間，顧先生對於古籍研究、出版、影印工作，均給予了無私的有力支持。他也認為，《留影》中的不少書題皆是應“上古”之請而題，這種以書法作品來作專題的結集，是過去所沒有過的，作為一種新的嘗試來說，不僅可以欣賞顧先生的書法藝術，也可豐富書籍裝幀的繽紛色彩。為了紀念顧先生，他們願意承擔上述兩部圖書的出版工作。

今年為先生百歲誕辰。元月初，誦芬與高橋、津共同携手，正式就三方（中、日、美）四地（北京、上海、東京、波士頓）所見先生題籤的圖書予以補充收集，然而余等雖奮力尋覓，缺漏自是難免，再加上協調不易，時間緊迫，僅得600種左右。尚有小部分僅知書名，多為津在先生上海寓所內所見原籤，一時難加驗證，祇得付之闕如。茲因限于篇幅，選得部分加以大致分類編輯，以窺先生題籤書法之一斑。

此書之出版，承上海圖書館提供出版資助。吳建明、周玉琴、吳旭民、姜俊俊、周小虹、楊光輝等同志為此書付出了不少辛勞；老友陳燮君館長、盛巽昌研究員為此書賜以大序，疊添光采，特此誌謝。

2004年1月20日初稿

4月25日改定

序二

盛巽昌

顧
廷
龍
書
題
留
影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分配到上海圖書館工作，和沈津相識成交。他是市文化局和上圖館領導人作為培養專門技能的接班人，推薦給顧廷龍先生重點培養的。此後的沈津就像熨斗童子跟着高級裁縫，在顧先生，包括潘景鄭、瞿鳳起諸版本目錄學前輩的指導下，邊幹邊學，邊學邊幹。隨之歲月奔馳，青春年華消逝，如今壯年的他終於步入碩果纍纍的黃金時代，成為新生代世界級的中國古籍版本目錄學者。

如果說《顧廷龍年譜》是一部名山大作，那末本書是一部圖文并茂的書法結晶，它從另一方面記下了顧先生的藝術人生、學術人生，以及他與方方面面文化人的因緣。

一個西湖一才子。我拜讀了《顧廷龍書題留影》後，很受教育。《左傳》有稱，人生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可是真正的學者文人，有幾個是在生前就想到為己樹碑立傳的呢？好的文集專集，包括能够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大作，幾乎都是在作者身後或作者身後若干年編定的。顧先生生前曾有過構思為己所寫的書籤匯集，但沒有實行，他的這些書籤題款非常受作者、讀者及出版社編輯的喜愛，所謂“路上行人口如碑”。因此現在沈津兄等欲將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顧先生所書的書籤，集腋為裘，這是造福于文化，令人贊揚，也是與人高興的事。

但開風氣不為師。顧先生這些精心題寫的書籤，簡繁不一，大小由之，自有一番神韻在焉。我從中又一次窺得前輩學者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勞績。他該是二十世紀為中華大地出版物書寫題籤最多的一位書法大家兼學者吧，這本書也是至今我所見到唯一的一部個人書籤匯集。書法家獎勵後學，他把高妙、超詣的書法藝術，應用于圖書裝幀，凡近年推出之中華學術著作，都有涉及。圖書因書法錦上添花，書法因圖書載體相得益彰，分外妖嬈。

晚年的顧先生，亦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雖然已是耄耋高年，但依舊是目光犀利，在創作書法作品時仍是精神抖擻。真個是堪稱老樹著花無醜枝了。記得他生前最後一次回上海時，那天上午，我與朱守芬女士、孫琴安先生前去探訪。他在談話中對我們說：雖然行年已過九十，但臂力如常，寫字仍是不抖，且寫蠅頭細字而不糊。確是如此。就在此前十幾天，他應我請，在北京書寫了《李秀成大傳》的書籤。後來據當時正在北京探訪他的上海圖書館朋友談起：“這天顧先生是以整個上午，先後寫了三五十條《李秀成大傳》，給你的是其中他認定最滿意的一條。”

我確實也喜歡這條書籤，這也是他為我的著作寫的最後一條書籤。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始，顧先生曾應我請，題過多條書籤。

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計劃推出我和朱守芬女士編撰的一本集子，編輯部主任王界雲兄認為，這是一部寫學者和給學者讀的書，可取名《學林散葉》，并建議最好請顧廷龍先生作題籤。當即由朱女士寫

信前去，很快顧先生就從北京寄來了幾條書籤，但寫的“葉”字却是簡體字，我們不想再給遠在北京寓居的顧先生增添麻煩了，朱女士就去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請他們幫助尋找顧先生手迹中的繁體“葉”字，把它拚合就可以了。古籍部主任光亮兄當即說，拚湊起來，終覺失色。他建議：“你們再去找他好了，他是很樂意再寫的。”果然顧先生又很快寄下他的題籤。《學林散葉》就成了他為我們書寫的第一份題籤。

顧先生接着又為我的另幾部書分別寫了題籤。每張題籤，都有一個小小的插曲。他相當注意請題籤者的微妙心理和需求標準，盡量做得未雨綢繆，美奐美倫。記得請求他為我主編的《上海百家姓》作題籤，開始因我拿不定主意，也不知圖書設計的版式與否，祇得在信中提及打算在定了版式後，再請他書寫是直籤或是橫籤。誰知道過後不久，他就寄下橫籤、直籤各一條，聽憑挑選。

當廣西有關部門給我的國家課題《太平天國職官志》推出前夕，請他作題籤時，他就此還作了周密考慮，以為此書乃純學術專著，陽春白雪之作，于是一改平時題籤的“顧體”，而是采用了隸書。

顧先生的字，是字如其人，文如其品，文品人品相互輝映。我的藏書中也有不少顧先生題籤的書，我看得最多的就是他獨特的“顧體”。他的“顧體”是從蘇東坡書法變化而來的，東坡一生正直，義薄雲天，是中華知識分子的楷模，他的字體雄渾、厚實。顧先生早年對蘇字作過較久的臨摹，又是能自蘇字中脫穎而出的相當成功的一位書法家，欣賞、學習他的顧體，可以欣賞到才盡回腸蕩氣中，豪華落盡見真淳的韻味。所以，友朋多以收藏他的字為榮，當今學人著述也以顧先生題籤而增添文化含金量。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有幾段時間直接在顧先生領導下工作，時時見到他書寫，也時時見到向他求字的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來去去來，絡繹不息。他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可是我却從未想到請他寫字。其中很大的一個因素，也就是對書法是門外漢。我祇在小學習字課規定臨摹過柳公權《玄秘塔序》，每次寫來寫去的也就是“唐故左衛僧”那麼幾十個字，這樣的柳體依樣描繪了幾百遍，從沒有寫完全篇，也從沒有正兒八經地寫，遑論王羲之、顏真卿和《龍門二十品》了。進入中學、大學，那時候教育偏向，也不注重學生寫字，以至不是道上人，身在寶山不識寶，而忽略了，這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比之沈津兄鏗而不捨跟着顧先生學，甚至因多臨摹顧廷龍字帖而寫得一手好字，差之遠矣。蓋寫字也如治學，要有零距離，小處不可隨便。行文到此，忽然想起一件軼事。當年沈津兄初隨顧先生時，就時時注意顧先生書法；顧對別人所求書法作品非常嚴格，稍有不滿意處，就棄之于字紙簍中，而沈津兄却是有心人，常自字紙簍裏得之，將它鋪平、整理，然後捉摸其得失，學而時習之。

顧先生是性情中人，自有傳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白雲悠悠，今日他已經御鶴西行，憶當年和他接觸，還祇是感到他的隨和、平易，是個無日不讀書不寫字的學者文人。他注意自己的讀書，日新月異，日求上進，也相當關心青年人的讀書。記得“文革”前，由他直接領導的善本組，雖處于“讀書無用論”、“白專道路”席卷而來的時代，他却組織青年讀書，強化業務知識，有段時間，還專門講讀《史記》和《綱鑑易知錄》，請館內外人士講解古籍和中國歷史知識。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現在圖書館有三百個幹部，如果讓每個人通一門專業知識，那就不成為一部百科全書了嗎？”有一個階段，我注意晚清名臣文稿，他就給我說了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手札、文集。還說，曾國藩集子太雜，刻本多得不稀罕，相反倒是《曾忠襄公集》不易找到，很多治太平天國史者都因找不到了，就放過去了。又說《李鴻章全集》被吳汝綸刪除得不少，但刪得確也有學問，刪去的大多是每月錢糧、災荒等例行公事。侃侃而談，如數家珍。獨留巧思傳千古。他的話都能對後來者予以啓迪和開導。

寫到這裏，忽然聯翩浮想到《殷芸小說》所記，稱東晉桓溫伐蜀，在和年已百餘歲的諸葛亮生前小吏談論諸葛亮，“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生前周圍人群覺得他本人亦很平易，舉動言行，和常人沒有什麼兩樣；離開了，人們始感到若有所失，才覺得少不了他。就像顧先生和我近年常接觸而又離去的譚其驤、陳旭麓、陳伯吹、胡道靜等老一輩學者，他們在生前也都平平淡淡地做人做事，從未為自己設計高碑，身後却常令今人縈念和追憶，言必及之。是為序。

2004年7月，上海社會科學院

序三

陳燮君

顧
廷
龍
書
題
留
影

甲申之年，迎來了顧廷龍先生的百年華誕。顧老離開我們，已有六個年頭。顧誦芬、沈津等先生編纂《顧廷龍書題留影》，以一種特殊的文化方式緬懷我們敬仰的文化老人顧廷龍先生。可謂“‘廷龍書題’意從容，後學思念跨秋冬”。

顧誦芬院士是顧廷龍先生的兒子，沈津先生較長時間在上海圖書館工作，在學問上長時間地得到顧老的教誨。他們是帶着對老人的深深的敬意編纂此書的。顧廷龍先生的字古樸端莊，清雅聚合，不浮不躁，平中見奇，功力厚實，意境深遠，善為古籍所用，易為經典所含，樂為方志所駐，常為詩文所留，可謂典籍與書題合璧，典籍因書題生輝。從《書題留影》中探尋墨寶，亦可發現顧先生的筆墨演進之時序，書迹心路之履痕。

顧廷龍先生與書有緣。他1904年出生于蘇州混堂巷舊宅，自幼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1931年畢業于上海持志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32年畢業于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可謂讀書、護書和知書，收書、編書和印書，與書結緣，以書為友。顧先生還曾任《辭海》編委和分科主編、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顧問。顧廷龍先生與圖書館有緣。他畢生投身于圖書館事業，先後擔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部主任、上海私立合衆圖書館總幹事、董事。解放後，歷任上海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名譽館長，曾任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一、二、三屆副理事長。顧先生是我國杰出的圖書館事業家，他的生命的九十五個年華，從“書緣”到“圖書館緣”，步步留書香，歲歲連館藏，九五鑄風華，萬卷寫春秋。

1996年12月20日，在跨世紀的文化工程——上海圖書館新館進行隆重慶典之際，舉辦了顧廷龍先生首次個人書法展，同時，出版了《顧廷龍書法選集》。在數百平方米的現代化展廳裏，展示了顧老真草隸篆各體佳作百餘幅，時間跨度60年，中堂、立軸、橫披、手卷，冊頁、扇面、題籤、尺牘、題跋、匾額、碑文俱涉，榜書與蠅頭小楷皆長，洋溢着北書之骨，南書之韻，金石之樸，學者之睿，從中亮常識，顯悟性，見氣勢，傳精神，向我們動情地訴說着一位“遨遊書海入書壇”的世紀老人，娓娓地介紹着他近百年積累起來的文化含量和書法神韻。

顧先生的書法自幼得益于家學。其父顧元昌先生為吳中書法家，被譽為“屋漏折釵無滯迹，和風甘雨見天真”，又擅長于書法教學，使顧先生自孩提時代起就受到書道熏陶。後來，他的外叔祖王同愈先生賞其才學，聘為家教。王先生是吳大澂先生的弟子，通金石書畫，長古今鑒別。顧先生在為王先生的小輩們授課之餘，仰慕王先生博學多才，在字畫學習上如魚得水。顧先生在讀大學時從胡樸安、聞宥、劉三等人學習古文字與書法，三十年代在京常與容庚、商承祚等人同研書道，得以在書壇上長驅直入。

顧先生在給筆者的書論通信中曾自謙地說：“我的字為整理古籍的需要而寫，我不够書法家。”接着他又深刻地談論道：“我為研究古文字學而學寫篆書，又為愛好篆書而研究古文字學。”他無意為“家”而書，于是，輕鬆自然，毫不拘泥，反而易得法書真髓，便于登堂入室，久久便成書法“大家”。可謂“刻意叩門門不開，無意為家家自成”。

顧先生的書法從楷入手，由篆深入，以隸相輔。楷書始習歐陽詢，領略“剛健險勁，法度森嚴”的獨特風格；學趙孟頫，尋求“意在筆先，筆到法隨”，于規整莊重中見瀟灑，于精奧神化中顯超逸；再學蘇東坡，或曰“脫胎于蘇東坡”，更顯筆力雄健，姿態自如。顧先生于而立之年，迷戀于敦煌寫經，追尋遒勁樸厚、清朗俊逸之點畫，回環繚繞、參差穿插之結體，精氣內含、英光外溢之氣韻，感受敦煌遺風，融匯六朝書韻，深諳經典書道，巧得書家輝煌。顧先生精通金文。金文即青銅器刻辭，《虢季子白盤》、《牆盤》、《秦公罇》等奇麗瑰偉，神完氣足，結體婉轉，風姿綽約，都是金文名品。顧先生從中得開張之力、豪放之氣，所書金文纖細而不寒瑣，清癯而帶豐潤，凝重而不失活潑，沉着而不失自如，豪邁不羈却不失章法，跌宕曠達而充滿情致。顧老喜愛清人錢坫、吳大澂的篆書。在由他題籤的《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中，收入了錢坫篆書五言聯和吳大澂篆書聯，前者字體修長，用筆枯硬，結體方折，頗具金石氣息，足見作者對於金石銘文積學甚深，并富于通融變化，意境拓展。後者為七言聯，體勢嚴謹，意態古樸，實為篆文佳作。顧老傾心于錢、吳篆書，在20歲時，又有幸與吳大澂之孫吳湖帆同客一寓，目睹吳大澂墨迹，細細體會吳湖帆作篆之法，使書藝大進。隸書的長橫一波三折，撇捺比翼齊飛，對以前的字體而言，實現了用筆方式變革。《石門頌》古拙自然，富于變化，起筆于毫端逆鋒，運行于道緩之勢，收筆于圓勁回鋒，字勢奇趣逸宕，素有“隸中草書”之稱。可能因《石門頌》有異于一般隸書，與篆書更有相通之緣，它深得顧老喜愛。顧老從中既得隸書之道，又以隸相輔，集書體整合之妙……顧先生在千年碑帖中徜徉，在書藝書道中拓進，他以強烈的書法激情化典麗于藝術土壤，在秀美中顯示博大，蓄歷代強悍粗獷的金石之味，滲智者鏗鏘堅挺的書法之韻，融典籍古雅淳化的書卷之氣，鑄賢哲溫醇俊雄的秀美書景。

顧先生的書法有深厚的文字學功底，他的金文大篆寫得如此出色，在相當程度上得歸功于他的文字學造詣。顧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古文字學領域有所建樹。當時，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璽印文都有專編，并有字典給研究者帶來方便，唯有陶文一直没有同類編集出版。顧先生獨樹一幟，精心搜集和考釋，以一冊《古匋文彙錄》填補空白。張政烺先生在《讀古匋文彙錄》一文中評價此書為“搜羅最備，考釋最精，以專書形式問世第一部成功的陶文字典”，并盛贊此書“摹寫的準確，印刷的精工，絕非一般同類作品所可比擬”。顧先生在梳理古陶文的過程中進一步貫通了古文字的脈絡，對書法藝術的探索頗具文字學價值。另外，橫跨半個多世紀的《尚書文字合編》的艱辛實踐，也足以顯示顧先生在古文字學領域的研究實力，為他在書法藝術上獨領風騷進一步積聚了文字學的優勢。

顧廷龍先生以人格力量顯示書品“雅量”。廷龍書題，金聲玉振，意氣從容，大雅之作。在書題的走筆落墨中，不難發現顧先生厚植之學養、博洽之聞見、清澄之心地和沉着之才幹。面對“廷龍書題”，亦應從容。越是從容，越能感受其歷史穿透力、藝術感染力和文化震撼力。“廷龍書題”把顧老人格力量的清澄、沉着、明達、有志等全息地勾畫出來，呈現在讀者面前，確實入木三分。

顧廷龍先生馳騁于書海、漫步于書壇將近百年。作為一個世紀老人，顧先生留給後人的不僅是啓迪智慧的常識、著述和陶冶性情的墨寶佳作，而且是享用不盡、催人奮進的藝術精神、人格力量。正是對於這種藝術精神和人格力量的體察，將我們對顧老的“書緣”、“圖書館緣”和書法藝術的思考引向深層。

2004年7月，上海市博物館

目 錄

—————

序一 (沈 津)	1
序二 (盛巽昌)	4
序三 (陳變君)	6
叢書	1
工具書、研究資料	14
文集、選集、詩集	28
論文集及各種文史著作	40
年譜、手札、日記、傳記	57
書志、目錄、編目、藏書	70
歷史、方志、地圖	91
古籍整理	103
藝術、考古、科技及其他	114
雜誌	131

一 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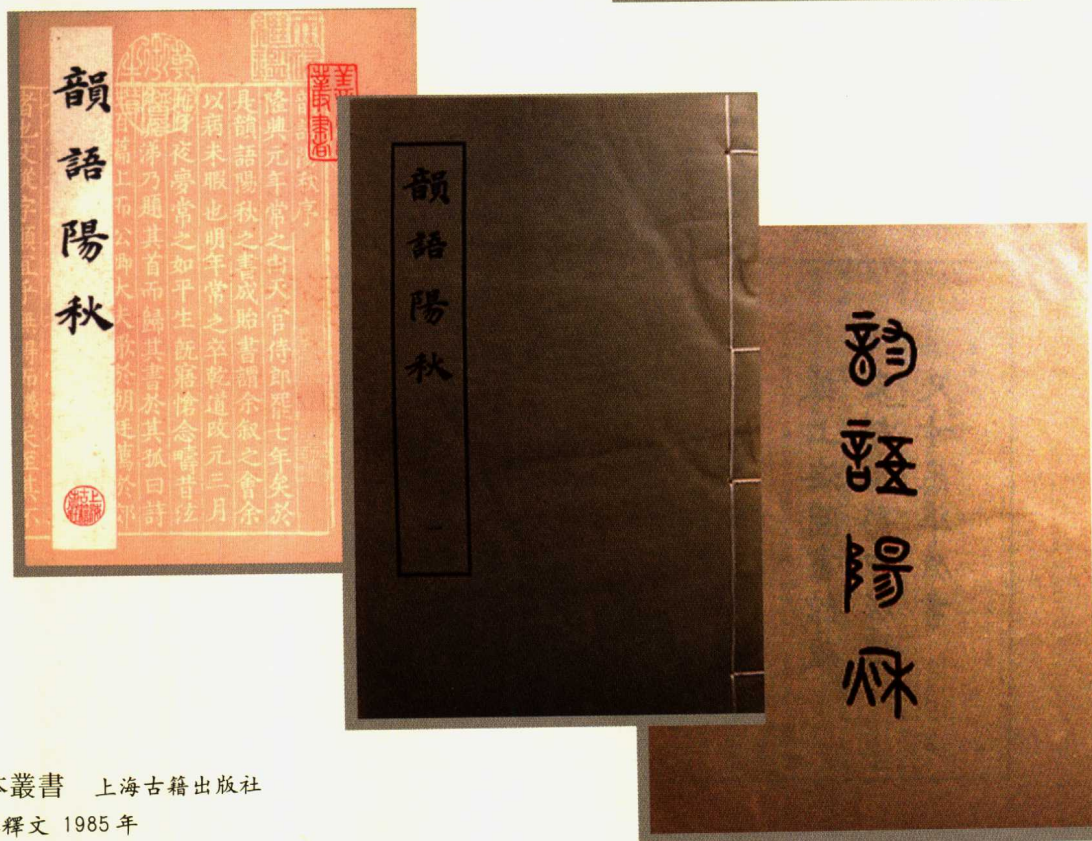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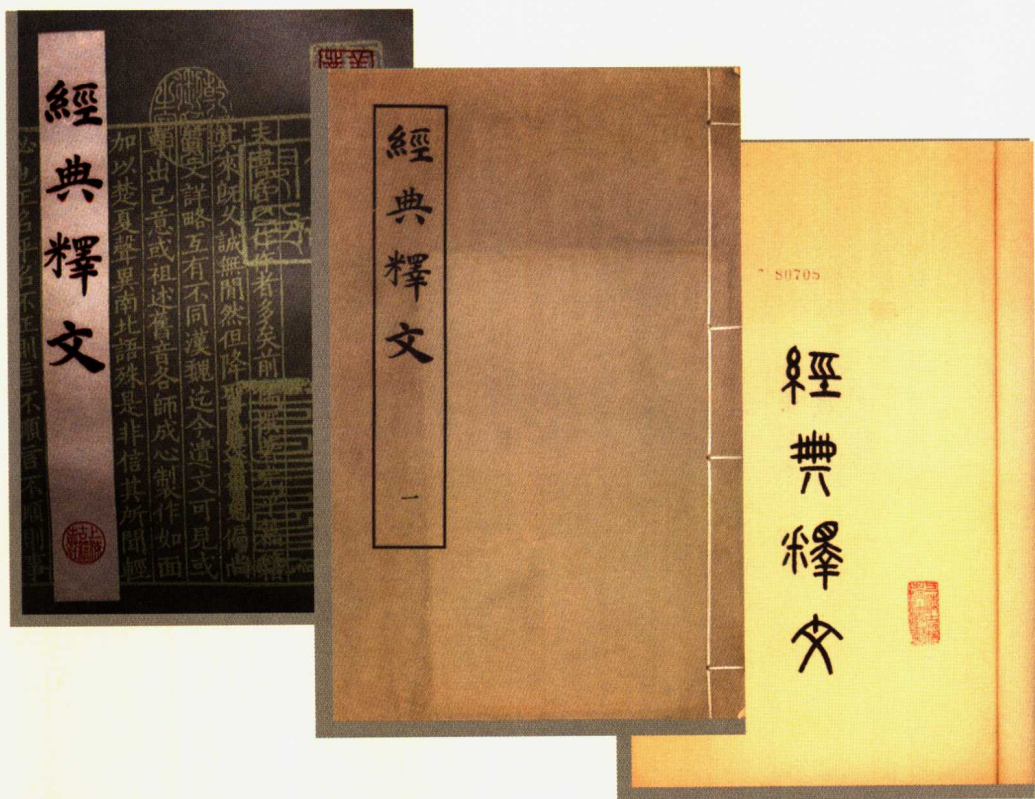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咫園叢書

宗惟恭輯 合衆圖書館編印本 1948年

北京中國書店重印本 1983年



善本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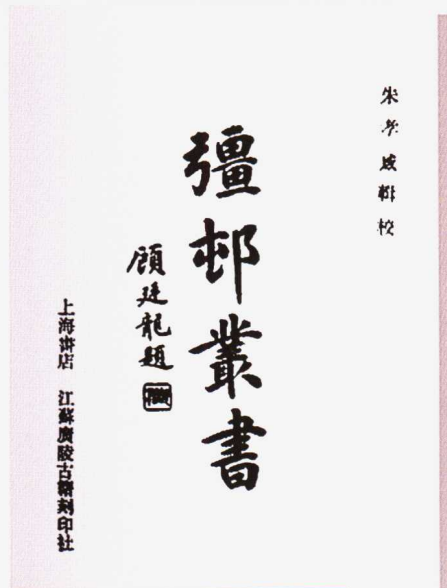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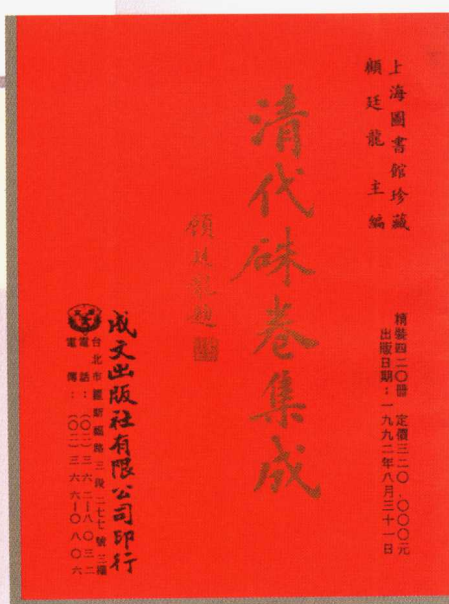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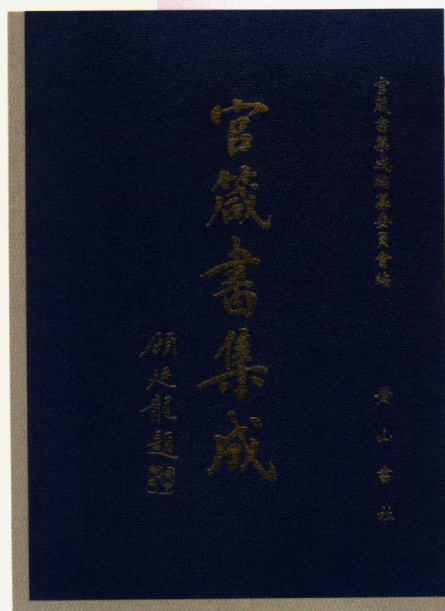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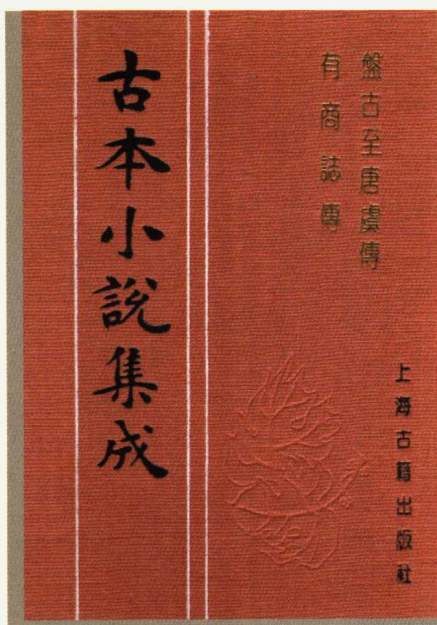
經典釋文 1985年

韻語陽秋 1984年

昌黎先生集考異 1980年

後山居士文集 1984年





上海圖書館珍藏
顧廷龍主編
精裝四二〇冊 定價三二〇,〇〇〇元
出版日期：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朱孝威輯校

宋元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顧廷龍題
第四冊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

彊邨叢書

朱孝威輯校 上海書店、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 1982年

官箴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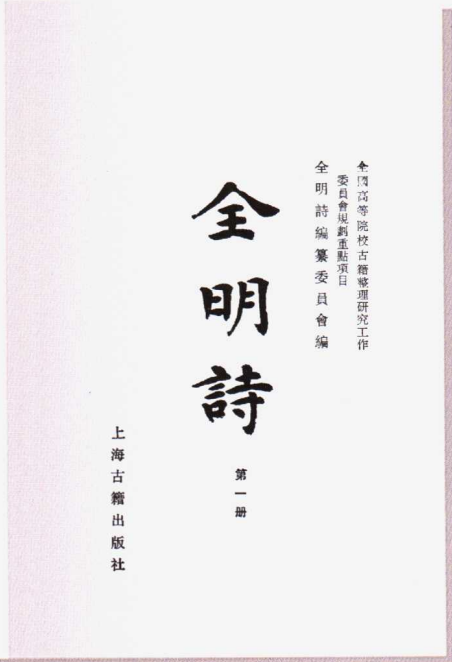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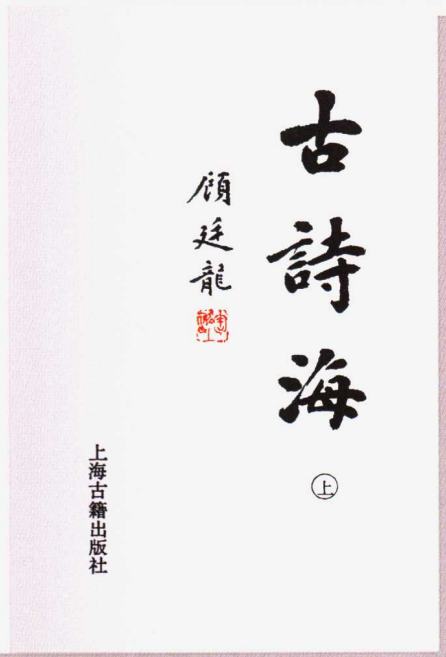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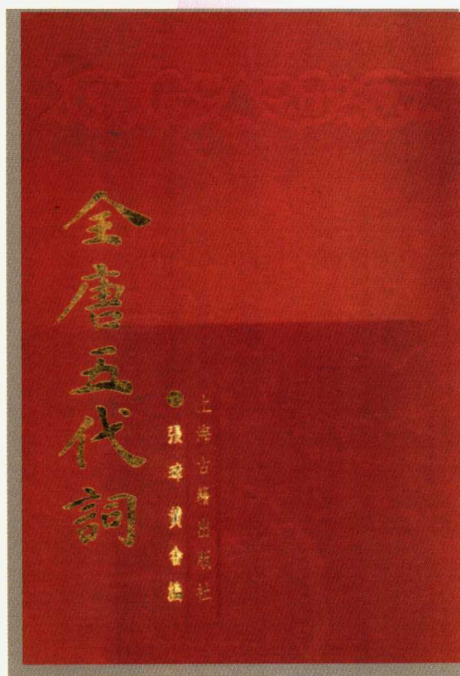
官箴書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黃山書社 1987年

清代硃卷集成

上海圖書館編 臺北成文出版社 1992年

宋元明清十三經注疏匯要

中央黨校傳統文化研究組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年



古詩海

王鎮遠等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全唐五代詞

張璋、黃畬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全明詩

全明詩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尚書文字合編

顧頤剛、顧廷龍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